

879. 37
5214
1

娜尼列卡·娜安

T. AD

著 泰 斯 爾 托

譯 瑋 宗



世界藝術名著譯叢

林煥平主編

安娜·卡列尼娜

—下部—

托爾斯泰著

宗 瑋 譯



桂林文匯書店發行

有所權販

版初月六年三四九一

元十三價定

著	者	托	爾	斯	泰
譯	者	宗			瑋
發	者	張	鴻		飛
行	者	文	匯	書	店
出	者	上	海	誌	公
總	售	桂	林	四	路
印	者	亞	洲	印	書
刷					館

第六部

一——二十五
二十六——三十二

從杜麗底眼裏，看安娜和渥倫斯基的鄉居生活。
貴族代表的選舉。

第七部

一——八
九——十二
十三——十六
十七——二十二
二十三——三十一

列文在莫斯科的一天。
安娜和列文底相會。
吉蒂底生產。
奧布朗斯基和卡列寧在彼得堡。
安娜底死。

第八部

一——五
六——十
十一——十六
十七——十九

渥倫斯基底出發。
列文內心的苦惱。
列文和他哥哥底辯難。
雷雨後的平靜。

假使要她自己付出二十個盧布作這一次行程的費用的話，是她經濟方面的一個嚴重的困難，因為她目前手頭很拮据了；列文替她着急的程度等於像自己窮困一樣。

遵照列文底勸告，天還不亮，杜麗就動身了。道路很好，車子非常舒服，馬兒快樂地奔跑，馬夫旁邊坐着的，不是一個僕人，而是列文辦公室裏的一位書記，特地派他沿途照顧杜麗的。上車之後她就睡着，一直走到需要換馬的小站才醒。

在那位有錢的農夫那裏吃過了茶以後，——列文到史惠亞茲基家裏去的時候，也曾經在這兒休息的，——杜麗和女人們談了會她們底孩子，和主人談起了渥倫斯基伯爵，他對於渥倫斯基是很尊敬的。上午十點鐘，杜麗底馬車又繼續前進了。

在家裏的時候，鎮天忙着照料孩子，簡直連思想的閒暇都沒有，此刻在這四個鐘頭的奔馳裏，過去一切被壓抑着的思想，忽然全聚集到她腦筋裏面來了，她從各方面把自己整個的生活回溯了一下，她過去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的。這些思想即使她自己想起來都覺得奇異。

最先想到的是孩子，雖然公爵夫人，尤其是吉蒂，——她更信賴的是吉蒂，——答應照料他們，她還是不能放心。「瑪夏不再調皮就好了！」格里夏該不會被馬踢倒吧？莉莉總不會再積食的吧？但是目前的掛慮，立刻就最近就要發生的問題所代替。她開始盤算今年在莫斯科住的話，房間該怎麼重新佈置呢？會客室裏的傢具也得油漆一道，大女孩子還得有一件冬天穿的大衣。接着來的是比較遠處的

問題：她該怎麼教育她底孩子。「女孩子總比較容易辦些！」她心裏想，「可是男孩子怎麼樣呢？」「目前我親自在教格里夏，這不過是因為我此刻是自由的，沒有一個嬰兒要照顧的原故。當然，

司總瓦是決不可以依靠的，不過，我可以從別的好朋友那兒得到幫助去教育孩子，……可是，假若再有一個嬰兒就怎麼辦了呢？」

這時她就想到，人家說：生產是女人最大的災苦，這句話多麼的不正確。「生產並算不了一個什麼事，懷孕簡直才是苦難呢！」她對自己這樣說，記起她最後一次的懷孕，和那個死去的嬰兒。從這裏又想起了她方才在休息的地方和一個年青女人的談話。這位好看的青年農婦，回答她有沒有孩子的

同詢說：「我只有過一個女兒，可是上帝解脫了我，我在四旬齋的那一天把她埋葬了。」
「你很難過嗎？」
「有什麼可以難過的？爸爸像她這樣大的就死去，孫子有許多個呢！他們給你的只有麻煩。有了她，你不能工作，也不能做任何事情。他們總是在阻礙你。」
「當時這個回答令杜麗覺得非常不快活，雖然樣個年青女人的臉上帶着的是極其良善、甜蜜的表情。此刻却文同憶起這句話了。在這些乖戾的字句裏面，也有某些真理存在的。」
「我底過去總是這樣的，」她把結婚以來十五年的生活，整個的回想了一遍。「小孩子生疾病，思想呆木，對一切事物冷淡，還有最糟糕的，醜陋。連吉蒂那美麗、青春的吉蒂，現在都變醜了。多少！而我在懷孕的時候，我曉得，我是一副什麼怕人的樣子。生產，痛苦，那一陣陣的可怕的痛苦，還有那最後的一刻。……接着的又是喂乳，沒有睡眠的夜晚，那種可怕的苦惱。……想到幾乎每生一個孩子之後，她所受到的痛苦，不禁戰抖起來。」於是，又是孩子底病痛，連綿不斷的焦急；又是他們底教育問題，和性格方面壞的傾向。……她想起了小瑪夏不肯到草莓叢裏去的事實。……「功課，拉丁文，這全是些不可理會的，艱深的東西。而且更要緊的，還有孩子底死亡。」
於是她重新又想到了，那沉重地掛在她做母親的心上的，苦痛的回憶：她最小的嬰兒底死亡，一個害喉頭炎的男孩底死，他底埋葬，以及大家對這個粉紅色的小棺材的淡漠，和她自己心碎的孤寂的哀苦。她望着那一個蒼白色的小額頭，天庭上掛着鬆曲的頭髮，和那張着的驚恐的小嘴，當他們把有金絲繡的十字架的屍布蓋上他底身上的前一刻，這小嘴還是被她清楚地望得見。……會兒懷孕了，一會兒又去喂育孩子去了，一天到晚都在憤懣暴燥，苦惱着我自己，苦惱着別人，叫我底丈夫討厭。我以後還要這樣生活下去，生育一些不幸的，缺乏教育的，乞丐似的孩子。就是今年這個夏天，假使不

是住到柯斯基亞和吉蒂這裏來的話。我真不曉得怎樣辦了呢？柯斯基亞和吉蒂是這樣的體諒人，不讓
我們覺得有絲毫的不安；然而總不能常常住在他們那裏啊！他們自己不久也會有孩子的。那時也沒有
力量來幫助我們了；現在他們底負擔就已經很輕了。爸爸，一點兒不替自己打算的爸爸，拿不會幫
助我們呢？由十有一點是確定的，這就是我自己真沒有力量教育我底孩子的。這必需要去乞求別人底幫
助。好吧，儘頂好的事想吧！假使孩子們再沒有個死去，我也勉強把他們撫養起來。——看那樣也
不過是使他們不至於成爲一個無用的人而世人也就是我希望的。但就是爲了實現這一點願望，
我該會受多少苦。就多少心啊！當我底一生是完了。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：她從新又想起來了那個青年農婦所說的話。這句話回想起來仍舊令她嫌厭，但是她又不能不承
認。在這句話裏是有點粗糙的真理的。這不可照會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不。——這很遠嗎？邁克爾。——他開口問這位書記，來趕走那不舒服的思念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他們。——從這個村子去還有七個羅斯特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馬車走進了村子的裏的街道。走過又是座小橋的旁邊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東。——在橋上迎面走來一個喧鬧地，歡笑着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在杜麗看起起來每一張向着她的臉是全健康而開朗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『每個人生活着。——每個人享受着生活。——杜麗繼續着她底思索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座小山坡的頂上，預備奔跑下去了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從監牢裏解放了一樣。——從那個有種種憂慮殺害我的世界裏解放了出來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會不每個人都生活。——這些女的。——我底妹妹奈達麗。——瓦倫加，還有我此刻要去看望的安娜，——每個人
除了我以外都在生活着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苦難的。——
然。——然而他們都在責備安娜！爲什麼呢？我難道真比她好一點嗎？至少我有一個我所愛的丈夫。當
別人責備的呢？她只是盼望生活。上帝就把這種需要種植在我們底靈魂里，我也非常可能做出和她

車的，可是又改變了計劃，站在車上威嚴地向着農夫喊叫，揮手叫他們過來。馬車奔跑的時候所感得到的微風，此刻是停歇了；馬羣又都聚留在流着汗的馬背上，而馬却憤怒地想把它趕走。本來在農夫貨車旁邊響着的，鐮刀割草的金屬的聲音停止，有一個農夫站起，向着杜麗坐的車子走來。

「來，快點來，」書記忿忿地對着這打着赤腳，慢慢地在大路上乾硬而不平的車輪的軌道上走過來的農夫喊叫。『快一點。』

這位頭髮捲曲的老人，頭上繫着一塊樹皮，他底駝背上面的衣服都因為流汗而變黑了，——加快了步子走到馬車旁把邊，他那被太陽晒黑的手放在擋泥板上。

「伏斯維生斯克？莊主底家？到伯爵家裏去？」他反覆着說，「那邊走！走過那座小山，向左轉，然後一直順着大路走，你就可以到達他們底家了。可是你預備去會誰，莊主嗎？」

「好朋友，他們在家嗎？」杜麗很空泛的這樣問了一聲，即使在這農夫面前，她都不曉得該怎麼稱呼安娜。

「我想在家吧，」這位農夫說，動了動他底一隻腳，換另一隻腳站着，在沙土上留下一個很清楚的，一個腳和五個腳趾的痕跡。『我想在家吧，』他重複着說，很顯然的他是想交談下去。『昨天有許多客人到了。客人！好多，好多！……你要什麼？』他轉身向着貨車旁邊的一個孩子說，他正在叫喊一句什麼話。『哦，——才將他們騎馬從這裏走過，去看收割去了，他們一定就要轉來的，你們是誰呢？』

「我們從好遠的地方來的，」馬夫回答說，又爬回到馬夫臺上坐着。『你說了離此地不遠，是不是？』

「我告訴你你就在那邊，你們一去就可以找到的，」他說了下去，手擦着車子上面的擋泥板。一個年青，康健而強壯的小夥子也走近來了。

「收割要不要我幫忙？」他問。

「我不曉得，孩子，」

「你瞧好了，你們向左邊轉彎以後，就可以筆直地走到的，」老農夫再這樣說，他可不讓杜麗他們走，可以和他說說話。

農夫把馬趕動了，可是車子幾乎沒有到轉彎的地方，農夫們就叫起來了。

「停，朋友！停下來，」兩個人同時喊。

馬夫把馬拉住了。

「他們來了！他們自己來了！」農夫說，指着四個騎在馬上的人，還有兩個坐在 Char-a-banc 輕便馬車裏面，正順着大路跑過來。

騎在馬上的，是渥倫斯奇和他底騎師，委司洛斯基和安娜；巴巴拉公爵小姐和史惠亞茲基坐在 Char-a-banc 裏面。他們是出來走一走的，並且去看一部新到的收割機的工作情形。

當杜麗馬車站住的時候，騎馬的人也把馬底步伐放慢，朝着車子走過來了。安娜走在前面，旁邊是委司洛斯基。她很安定的騎在一頭矮小而強壯的英國馬身上，它有一根短的尾巴和剪得很短的馬鬃。她底兩捲從高頂的騎馬帽下落出來的黑頭髮，和穿在一件稱身的黑色馬服裏，寬闊的肩膀和纖美的腰身，以及她底安詳的態度，這三者的美麗驚倒了杜麗。

最初杜麗曾經有個很短的一刻認為安娜這樣騎馬出外是不合身份的。在杜麗看起來，女人騎馬是一種年青的少女風情的賣弄，像安娜這樣地位的人是不適宜如此了。可是當她仔細地望清楚了安娜以後，她立刻同意她底行為，雖然安娜底服飾是華麗的，她底一切——風度，衣裳，和動作，——全在這樣單純、安恬，尊嚴，以至於杜麗再也找不出比此刻更自然，更和她相襯的情況。

在安娜旁邊的一頭猛烈的騎兵馬上，騎着委司洛斯基，——直伸着他底肥腿，很滿意自己這種姿態似的，頭上還是戴着那頂飄着綬帶的蘇格蘭小帽；當杜麗把他認識清楚的時候，她簡直無法約束自己臉上浮起的一個微笑。他們後面是渥倫斯奇。他騎着一頭純粹的黑馬，它因為方寸的奔跑而變得很快，興奮，激烈，所以渥倫斯奇把韁繩扯得緊緊的才使它安定。在他底後面則是一個穿着騎師衣服的一個矮小的人。史惠亞茲基和巴巴拉公爵小姐坐在一乘新的

Charabano 裏面，從最後面趕過了騎馬的兩個人。這輛車子是由一匹高大的賽跑的馬拖着的。安娜底臉立刻映過了三個歡喜的對笑。當她看出子緊緊擠在一輛舊馬車角落裏坐着的，小小身材的杜麗的時候，她叫喊了一聲，就在鞍上一躍。讓馬快快地跑起來了。跑到馬車旁邊，她不要別人招扶，一個人在馬上跳了下來，一隻手提着褥子，同杜麗跑去。『這正是我所猜想，而不敢期望的事情！我多高興啊！你是不能想像出來我是怎樣的快樂的！』杜麗說，把臉貼在杜麗底臉上接吻，接着身體又向後傾倒，笑容滿面地凝望着她。『亞力賽，多大的快樂啊！』她回過身來向着渥倫斯奇說。他也已經下了馬，向着她們走過來。渥倫斯奇取下了他那頂灰色的高帽，站到杜麗的旁邊。『你是不會想到，你底光臨是怎麼樣令我們高興！』他說，每個字說得特別的有力。臉上的微笑展露了他雪白，強固的牙齒。

伐申卡，委司洛斯基，並沒有下馬，只是舉起了帽子表示歡迎，愉快地讓它底綬帶在頭上飛舞。『這是巴巴拉公爵小姐，』安娜說，同答杜麗底詢問的一瞥，當 Charabano 走近來的時候。

『哦！』杜麗說，她底臉上不由自主地流露着驚慌和驚愕的神情。『去罷！』當 Charabano 走近來的時候。巴巴拉公爵小姐是她丈夫底姑母，她早已知道她，所以決不尊敬她。她知道，巴巴拉公爵小姐

一直都是在那裏的親戚家裏寄食的，但是此刻她底丈夫底親戚，她竟往了一個和她完全陌生的人的渥倫斯奇底家裏來。這件事令杜麗很不高興。安娜也看出了她臉上的這個表情，不禁惶窘起來，臉也紅了，手里握着的褥子掉到地下，顛蹣地退到一邊。

杜麗走近 Charabano，冷冷地向巴巴拉公爵小姐招呼，她也認得史惠亞茲基的。他問她，他底怪人朋友列文和他年青的妻子過得可好。望見了拖這馬車的，四頭臨時僱來的馬，和補綴的擋泥板以後，他就走出 Charabano 請女太太們去坐。

『讓我坐那輛車子，』他說，『我底馬走得極平穩，公爵小姐尤其是駕駛得非常好的。』『不，你還是坐在這裏，』安娜說，她也走來了。『我們兩個騎馬車回去罷！』她把手伸給杜麗，

鑽到車旁去。杜麗是彼這輛小馬車上面，她從來沒有見到過的華麗的裝飾，和優美的馬匹，以及她周圍的這些漂亮人物所弄得昏眩了。可是最令她覺得詫異的是安娜，——他認識，而且摯愛的安娜——身上所起的變化。

假使一個觀察得比較不敏銳，而且以前也不認識安娜的女人，尤其是不曾想到過杜麗來的時候所想念的那些思想的女人，——是決不會在安娜身上找到一點兒特別的地方。但是現在，杜麗却被那種只有在戀愛中的女子才能有的，易逝的美麗所感動了，而這種美麗，她此刻就在安娜底臉上尋了出來。她臉上的每一件東西：頰和額上面秀雅的酒渦，嘴唇的弧綫，掠過全部面龐的微笑，眼睛里的光燦，動作底幽雅和迅快，聲音底圓熟，甚至於她那半粗暴，半仁慈地回答委司洛斯基底請求的態度，——委司洛斯基請她允許讓她騎着她底小馬，以便教牠怎樣在奔跑中利用腰力，——總之她底每一件東西都是非常動人的，而且她自己似乎也曉得這一點，很為這高興。

當這兩個女人在馬車裏坐定之後，大家都感到羞慚。安娜被杜麗落在她身上的觀察的，疑問，眼光所弄得惶恐；杜麗，則是當史惠亞茲基提到了那輛「車子」之後，不由自主地因為這乘枋舊的馬車而覺得恥辱，——此刻安娜就坐在這乘車子裏她底旁邊。馬夫菲立浦和那位書記也有同樣的感覺，為了掩蓋他底窘迫，這位書記忙著攙扶太太們坐進去；而菲立浦却皺着眉頭，決心不讓他們這樣的表面的優越把自己欺騙。當他望着這一頭拖着 Chua-banc 的黑色賽跑的馬時，他嘲諷地微笑了一下，他斷定這頭馬唯一的長處就是散步的時候可以用它拖車，決不能在一個很熱的天氣裏，一天跑四十個維斯特的長程的。

在田裏那輛貨車旁邊的農夫全站起來，好奇地望著這一幫人，而且認出自己底看法。他們可真高興得很；一定是很久沒有見過面的！這個捲頭髮，頭上綁着一塊樹皮的老人說。「吉拉辛叔叔！我看那頭黑色的閩馬不久會來拖草的。」

「啊，用是不是一個穿男人褲子的女人？」有一個人指着伐申卡。委司洛斯基說，他正踏上旁預備上馬。

「不是個男人，你看他騎上去，騎得多麼的輕鬆。」

「我說，孩子們，看起來我們恐怕不能再睡覺了嗎？」

「今，怎麼還能睡覺，」這老人說，擠擠眼睛，望了望太陽，「此刻已經遲了！拿起鑊刀來，做工作吧！」

十八

安娜望着杜麗消瘦，而憔悴的臉，臉上的皺紋竟還裹着有灰土。她想告訴她嫂嫂，她此刻底感情：杜麗看起來比以前更瘦，更不康健。可是想起自己底容貌已經長得更美，——杜麗底眼光早就把這意思說出來了，——便嘆了一口氣，開始談論自己底事情了。

「你瞧着我，」她說，「你一定在奇怪，處在我這樣環境的人，會感到快樂，是嗎？好，你怎樣想呢？我簡直恥於這樣承認，可是我，……我是不能被人原諒地快樂！我好像着了魔一樣：我好像在做夢，人們在做夢的時候覺得非常恐怖、驚惶，一醒來，就知道這些驚恐全不過是不存在的幻覺罷了。我已經醒轉來了！我經過了一段苦痛，恐怖的生活，但是這都成了老早老早的事情，——尤其是自從我們到了此地，——我就很快活了！……」她說，快生生地望着杜麗，並帶着一個詢問的微笑。

「我也早多麼的高興啊！」杜麗微笑着回答，可是說話的口氣却比她自己所預備用的口氣冷淡。

「我替你高興。為什麼你一直不寫信給我？」

「為什麼？……因為我不敢……你知道我底情形啊！」

「不敢？寫給我？要是你曉得我是怎樣……我覺得……」

杜麗想告訴安娜，她今天早上所想念到的思想，可是又似乎有什麼原故，此刻說出來似乎不頂適

合。『不管怎樣，我們等一等再談這件事吧！這是什麼？這些房子是幹什麼的？這裏簡直是一座城池！』爲要改換一個話題，她這樣問，指着在荊球花和丁香花做成的，綠色的籬笆上，露出的一些，紅的，綠的，屋頂。

可是安娜並不同答她。

『不，不！你對我底情形底看法怎樣？你怎樣想的？怎樣想的？』她問。

『我覺得……』杜麗開始，可是那時候，伐申卡·委司洛斯基穿着短皮衫，騎着馬從車旁邊猛烈地跑過了，——是在訓練這小馬的步伐，底身體在皮的馬鞍上沉重地起落着。『安娜·阿卡諦耶夫納，它跑得很好了！』他大叫着。然而安娜甚至於連望都不朝他望一下，不過杜麗覺得此刻在馬車裏來討論這個重大的問題，還是不大合式的，因此她簡單地回答說：

『我並沒有什麼一定的看法。』是永遠愛你的。假使一個人愛了別人的話，他就是只愛他或她實際上所是的那一個人，而不愛他需要他們成功的一個什麼樣的人。』

安娜把她底眼睛從她朋友身上移開，瞋目地閉起，（這是她底一個新習慣，杜麗從前從來沒有見過的）開始在思索，極力把杜麗這句話底意思完全把握住。最後覺得已經把這句話照自己的意思解釋得正確了之後，她又再望着杜麗。

『使你曾經有一些過失的話，』她說，『這些過失也會因爲你這一次的拜訪，和你說的這些話而消除的。』

杜麗注意到她眼睛裏面已經有了眼淚，她默默地捏住了安娜的手。

『可是這些房子是做什麼的？這裏有多少房子？』沉默了一會，她這樣說，又把方才問重覆了一遍。

『這些是僱農住的房子，種馬的農場，和馬廄，』安娜回答，『從這裏起就是公園了。在最初，這兒的事情全都被人忽略遺棄。亞力賽來了之後才把它們重新建樹起來的。他非常喜歡他這一片領地，而且，——我決沒有這樣想到的，——他極其熱中於田地農事的管理。當然，他底天才和能力是非常

富饒的！他要像一件什麼事，就做得了不得的好！他不僅厭惡這些小事，而且是熱情地投身到這些事情裏面。在我看來他已經成功了一位第一流的，精明能幹的地主了。在農莊事務方面他是頂真到刻薄的程度。不過這種態度，也僅僅只限於農事而已，在別的方面，即使要他一次花費幾千盧布，他也滿不在乎。——她回答着說，帶着一個歡欣的，狡猾的微笑：女人們談到她們底愛人底祕密的特點的時候，——只有她們才發現的特點的時候，——總是帶着這一種微笑的。

「你看見那幢大房子嗎？這是一幢新造的醫院。我想花掉的錢大概不止十萬盧布。這就是此刻他的新嗜好。你知道他為什麼要造這所醫院嗎？農民請求他把幾片草地，比較便宜一點的租給他們，可是他不肯，我就責備他簡直變得刻薄了；當然，決不只因為這一件事情，不過總是這一類的事情使得他決心要造這所醫院，證明他並不刻薄。C'est une pitance（這也許是件小事）——假使你這樣認為，不過我因為他這樣而更愛他了！好，一會你就會看見我們的房子的。這是他的祖父造的，在外表上——一點都沒有改變過。」

「多麼好呵！」杜麗不自主的驚訝着說，望見一幢華麗的房子，門前有一碩圓柱只立在花園裏許多老樹底各種顏色的叢葉之間。

「很好吧，是不是？從樓上看過去，那景象更是雄偉呢！」

他們的車子走進一個鋪着小石子的庭院，四周栽着鮮花，那裏有兩個人正在用一種粗糙的石頭砌

一個花台底台基，——車子停在一個有蓬蓋着的天井下面。

「啊，他們老早到了，」安娜說，望着從大門裏牽出來的馬匹。——「你覺得這匹馬漂亮嗎？這頭小馬是我所喜愛的。」把它帶過來，給我幾根甘蔗。伯爵在那裏？」她向兩個從裏面衝出來迎接她們的，穿制服的僕人說。——「啊，他來了！」她接着說下去，瞧見了渥倫斯基和委司洛斯基出來和她們相會。

「你預備請公爵夫人在那一間房？」渥倫斯基用法文對安娜說，同時并不等候她底回覆。他又重

新向杜麗表示歡迎，這次還吻了她底手。『是不是那間有陽台的大屋子？』

『哦，不！這樣隔我太遠了？還是屋角的那間房好了，那兒我們容易見面些。好，我們進去吧。』

安娜說，——她已經把僕人遞給她的甘蔗喂過她底馬了。

『Eh ! us oubliez votre devoir. (你還忘記了你底職務了。)] 』她對桑司洛斯基說，儘早已就站在大門口等着。

『Pardonnez-moi tout plein les peches. (請原諒，我口袋裏全滿了，)] 』他回答說，帶着一個微笑，把手指插進背心的口袋裏面。

『Mais vous venez trop tard. (可是你來得太遲了，)] 』她說，用手巾擦着手，手上因為剛才拿甘蔗的原故，已經弄潮了。

安娜回過來向着杜麗。『你可以住多久？只一天！這是不行的。』

『我已經答應過了的……還有孩子。』杜麗回答說，覺得很狠，因為她要把自己的旅行囊帶着大家的面從車子裏拿出來，同時因為她知道自己底臉，全被塵土蓋滿了。

『不，寶貝杜麗，……好，我們等一等再說吧，來，來吧！』安娜就把她領到杜麗底房子裏去。

這并不是特倫斯奇才將說的那一間大房，而是安娜替杜麗留下，離他比較近些的那間，然而即使這間主人認為不是頂好的房間，已經是華麗得杜麗從來沒有見過過了，這間房使他想起了外國最高貴的旅行。

『哦，頂親愛的！真是高興極了！』安娜說，穿着騎馬服，她就坐在杜麗身邊挨着坐了一會。『告訴我自己底事情，我碰見過司梯瓦，他簡直沒有能說起孩子底情形，我底寶貝，坦雅，怎了？』

我想已經長成一個大姑娘了吧？』

『是的，很大了，』杜麗簡短的回答着說，自己都奇怪怎麼能夠那麼冷淡的談及她底孩子。『我們在列文那裏住得很舒服，』她接着說。